

馬祖海峽的风浪

曹 度 著



馬祖海峽的風浪

曹 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集了六篇特寫。這六篇特寫主要是反映人民海軍在海防前綫與美蔣匪幫進行鬥爭的故事。如“馬祖海峽的風浪”是反映我海軍部隊保護商船時運用機智吓退敵艦襲擊的故事；“海上一兵”是描寫海軍某部在解放一江山島時，一個海軍戰士身負彈傷，掉下海里，如何與海水進行掙鬥，而獲得生還的故事；“一盞馬燈的故事”描繪了我海軍戰士在敵艦上與敵人進行搏鬥的故事。其餘各篇有反映海軍戰士和人民群众的親密關係，以及復員軍人在生產戰綫上積極勞動的故事，這些故事雖然比較簡單，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海軍如何勇敢的和美蔣匪幫進行着艱苦的鬥爭。

馬祖海峽的風浪

曹 度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號

上海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 0078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2/9 · 字數 2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0 定價：(0) 0.10 元

目 次

馬祖海峡的风浪·····	1
海上一兵·····	5
一盞馬灯的故事·····	12
山茶花的回忆·····	18
是誰救了她? ·····	27
在另一条战綫上·····	35

馬祖海峽的風浪

太陽照着靜靜的群山，藍色的海水在山底下奔騰叫囂，公路象一條帶子似的纏繞着山腰，汽車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一会儿向上盤旋，又一会儿向下奔馳。

“看！那就是國民黨匪幫盤據着的馬祖島，這邊是南竿塘，中間是北竿塘，遠一點是高登。”坐在我旁邊的林助理員用手指點着窗外。

我隨着向車窗外望去，隔着海水，几座黑黝黝的山峰矗立在我們眼前。

下了汽車，我和林助理員翻過一座山嶺，一边走，一邊談着。忽然我們談到這一帶海面的護航鬥爭。他告訴我，這一帶的護航任務是很繁重的，盤據在島上的蔣匪軍，經常企圖作海盜式的劫掠，但是，每一次都教咱們給攔了回去。單是他們那支艇隊，去年上半年就參加護航有三百五十六次之多。

我要求他談一談在護航中碰到的一些故事。

下面這段故事就是他告訴我的。

四月里的一个晚上，海上刮着大风，天色昏沉沉地，月亮透过浓重的云块，发出黄橙橙的微光，依稀能够看到馬祖島上黑色的山影。这时，我們一支艇队正保护着六条从上海驶来的商船从这里经过。

当商船驶近馬祖时，随着船队出发的某巡防区主任陈小龙收到了上级发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从馬祖某地驶出蔣匪帮永字号軍艦一艘、馬达炮艇一条，正向我船队驶来。”

陈主任立刻打开了海图，用紅鉛筆划出了艇艦的位置，然后燃起了一支紙烟，伏在桌上沉思：

“根据情况判断，这六条商船晚上一定会和敌人遭遇，这些船只都是初次从上海到福建来，万一开起火来，难免要受虚惊；再说，这一带海区又非常复杂：水急、礁多、沒有灯标。他們又不熟悉航道，如果打起来，一不小心，商船触了礁，那国家财产就要受到損失。”他一个人想着，突然用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桌子，自言自語地說：“就是这么办吧！”

主意打定后，他立即向中队長王平下了命令：“加强备战，沒有命令不准开炮。”接着，四艘炮艇便在巡邏棧上分散开来，保护着船队向馬祖海峽駛去。船飞快地在前进，馬达声音扰乱了靜寂的夜晚，海浪在翻騰，炮艇随着浪峰的起伏顛簸得很厉害。当距离敌艇約六千公尺时，突然轟地一声，一顆炮彈正落在两艘炮艇中間，汹涌浪濤間掀起了丈多高的水柱。

“咱們該出擊了！”有些戰士已等得不耐煩，向中隊長提出戰鬥要求。當中隊長王平把戰士的戰鬥情緒反映給陳主任時，他只是笑了笑說：“是的，應該出擊，但不准開炮。”

“前進！”中隊長的命令一下，三、四艘炮艇撥開浪花，直向敵艦方向駛去。

這時，敵人的炮彈愈來愈密了，噓噓地從駕駛台上掠過，不斷的在周圍爆炸，飛濺起來的水花，撲在臉上熱辣辣有些發痛。

五千公尺、四千公尺……炮艇冒着炮火沉着地迎着敵艦直沖過去。

“咱們主任今天不知葫蘆里卖的什麼藥！再不開炮，手都發癢啦！”炮手們在甲板上噁咕着。

“別噁咕！等會自有道理。”中隊長王平解釋着，但他自己心裡也有些不明白。

漸漸地，逼近敵艦只有一千五百公尺了。奇怪，兩艘敵艦一發現我們直向它們逼去，竟扭過頭來逃回去了。炮聲也沉寂下來了。

“報告主任，敵艦返航。”信號員向陳主任報告。

“停止前進，繼續監視！”陳主任又從駕駛台上發下了命令。於是，四艘炮艇停止追擊，就在這一帶海面上監視着，直到兩艘敵艇駛回去以後，四艘炮艇才駛了回來，保護着這支船隊順利地通過了馬祖海峽。

“主任，你昨天为什么再三强调不准开炮？”第二天，中队长王平走进陈主任的办公室，劈面就提出了这么一个問題。

“敌人的脾气你还没有摸透？他們和美国兵一样，患着吃惊病。所以我采取一个硬攻的策略，命令炮艇直向敌艦逼去，它們准会逃走。再說，如果它們不逃，咱們給它一个猛烈的轟击，也准会把它轟掉的。……”

“唔！我明白了！”經陈主任一說，王平連連点头称是。

我們沿着斜坡向下爬着，山头上堆滿了經常为暴风雨所侵蝕的岩石。林助理員把故事說完后，大概是有些疲倦，拉我靠着一块岩石坐了下来。

“啊呀！这地方有好几个彈坑呢！”林助理員指点着岩石附近几个深坑給我看。“大概是敌人又发了吃惊病，把这块岩石当作碉堡，拚命地向这儿轟击过。”

我們不由得都笑了起来，笑声随着微风在山野里迴蕩着。

海 上 一 兵

早晨，海上的风平静了下来，嫩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櫺，在墙上画下了几枝树影。医院里静悄悄的，炮手魏福根在病牀上翻了一个身，感到有点热，“大概春天已经来了！”他掀开被子顺手摸了一下伤口，伤口已经光滑滑地结成一个疤。昨天医生告诉他，再过几天，他就可以出院了。他又想起了虽然分别不久，但总感到分别好久的战友们，心里止不住的感到一阵喜悦。特别使他不能忘记的是班长张义山，于是他的眼帘里闪现出一幕幕壮丽的战斗场面。

那是在解放一江山的战斗中，当人民海军的登陆艇队迫近一江山岛时，前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是敌人从残存的暗堡里进行顽抗，子弹扑刺扑刺地落在艇的两侧，溅起一片水花。

“干掉它！”枪炮班长张义山把帽子往后一挪，头上冒着热气。炮手们迅速地转动着炮口，无数的炮弹由下而上地射向滩头阵地，发出强烈的爆炸声。忽然“轟”的一声巨响，两发炮弹在山沟左侧敌人的一个地堡上爆炸，地堡顶子被

炸翻了，嘩拉一声地坍了下去。

“打得好！”張义山臉上发出光彩，露出一股不可抑制的得意神情，喊了一声。

五十公尺、四十公尺……登陆艇迎着密集的炮火前进，炮弹不断地在水里爆炸，带着咸味的水花把海軍战士的身上溅得湿淋淋的。

“哼！甭想阻止咱們前进！”張义山一面監視着敌人的行动，一面充滿着怒气謾罵着。猛然他的身体歪了一下，一顆子彈从他的脖子上穿进去，血从脖子上淌下来。他跌倒了。

“班長，你挂彩了！”魏福根連忙上去扶住張义山。張义山要魏福根不要管他，要紧紧紧地監視敌人的行动。

离开登陆地点只有三十公尺了，我們的火力象无数条火龙似地向敌岸吐着火舌，滩头上弥漫着黃色的硝烟。

“快！快！”張义山一边爬起来喊着，一边使勁压着炮弹。他一下子压了三顆炮弹，炮筒打紅了，也舍不得松开燙痛的手。他的身体緊貼着艇舷，半只脚悬空在海面上。正当他要压第四顆炮弹时，右腿上又負了伤，鮮血沿着褲脚管流了下来，直流到甲板上。

“班長，你包扎一下吧！”

“不要紧，快，急速射击！”他用尽气力想把这一发炮弹压出去，但是，他实在太疲乏了，身体搖摆得很厉害，突然，“噓”的一声，一顆炮弹又在附近的海里爆炸开来，艇身强烈

地震动了一下，接着只見張义山身体晃了一晃，双手一松，便翻身掉进大海去了。

魏福根想到这里，他的眼圈紅了起来，一个人背过臉去悄悄地抹着眼泪。

这时，阳光已照到病牀跟前来了，周圍沒有一点声响。他想：“这次回去一定要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他好不容易的压制住自己的悲痛，讓自己平靜下来。正当他准备好休息一会儿，突然外面哄鬧了起来，走廊里人声嘈杂，只听见有人在喊：“你們快来，張义山在这儿哪！”

“真的嗎？”他揉了揉眼睛，疑心这是在做梦，正想走出去問問，只見尹作生支了个拐杖冲进房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魏，快来！我找到了你們班長啦，他就住在这儿！”

“你說什么？別騙我！”魏福根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但两只脚已不由自主地跟着尹作生跑出房門。

这时，有很多病人也都跟着尹作生跑到張义山住的病房中来，弄得值班护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病房中探出头来，睜着一双眼睛直楞楞地看着大家，嘴里喊：“你們这是干什么呀，輕一点……”

一会儿，大家都拥到了張义山的病房里。

“你看，这不是張班長嗎？”尹作生把大家領到張义山的牀边，微笑地说。

“張班長，怎么你还活着？”“喂！老張，可真的是你……”大伙一看正是那个掉下海去的張义山，七嘴八舌地嘆了起

来。

“这还能假嘛！”張义山看見大家来看他，兴奋得拉了个枕头，想坐起来。

林金山、魏福根从人丛中挤上前去，抱住了他：“張班長，这下可找到你了，你讓我們想得好苦！”

这实在是一个悶葫芦，張义山，他究竟是怎样活着回到陆地上来的呢？大家围在他的牀边坐下，听着他講这一次的遭遇，也是他和死的搏斗。

……那天，当他翻身落在海里，就昏迷过去了。海浪不停地冲击着他。后来，他吐了几口水，才迷迷糊糊地甦醒过来。

“現在，我們登陸了沒有呢？”当他甦醒过来时，伤口里的血还在汨汨地淌着，一划就是一个大血窩。但是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剛才的那場战斗，牵挂着艇上的战友們。他忍着疼痛，掙扎着抬起头来，向一江山島望去，远远看見登陸艇已經靠岸，陆軍已經冲上了山坡向縱深进展了。这时他心里涌起了一陣欢乐，臉上也露出了笑容。

“應該赶回去和大家一道庆祝胜利！”現在，他才想到自己的处境，四边是渺茫无际的海水，伤口火辣辣的在发痛，毛皮靴瀝滿了水，象鉛一样沉重，呢軍服也浸透了水……。

他艰难地划着水，掙扎着負伤的腿，費尽气力把毛靴脫了，接着又脫掉那条又湿又重的呢褲，討厭的是左手不能使

勁，他沒有辦法把套在身上的水兵服脫下來，他不止一次地用手在身上抓著，想把衣服撕去，然而他已經軟綿綿地沒有氣力了，只好拖著濕透的呢衣服在水里游動著。

不久，傷口里的血也止住了，傷口被浸著腥咸的海水，感到有些麻木，但是他想：“不管怎樣總得划回去！等到戰鬥結束後，同志們會來找我的。或者在漲潮時，也可以順著海水漂到礁石上去的。”在波浪滔滔的大海里，他始終相信著，一定能夠活著回去。

他積聚了一下力量，用他的還沒有負傷的右手，順著波濤在海上划著。風，在頭頂上呼嘯，驅散了天空里凝聚著的雲朵。他在向前划著划著。

“啊呀！怎麼划得這麼遠了呢？”他抬起頭來看了一下，才發現自己划錯了方向，已經被海潮沖得很遠了。本來，他一直確信艇隊在完成任务以後，會很快來找他的。現在，划錯了方向，而且又漂出了這麼遠，他們能不能找著呢？

討厭的傷口痛得越來越厲害，他呼哧呼哧地喘著氣，幾乎連呼吸也有些困難了，“會不會支持不住呢？”但是，一種強烈的求生的慾望，社會主義的美好遠景深深的吸引著他；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活著回去。

這不禁使他想起了戰鬥模範趙孝庵，他也不是負了傷后游了三十多華里才回到自己的部隊嗎？他又想起東礮列島海戰中的特等功臣鄒吉才，他在戰鬥中負傷八處，腿也打斷了，在茫茫大海里，當完全沒有生還的希望時，還把手

里抓着的木箱子推給了另一個同志，那是多么高貴的品质啊！

“共產黨員應該經得起最嚴重的考驗！”他一下子感到全身充滿了力量，又在大海中不停地划着划着。

這時，有一艘火力輪攔着浪花向他駛過來了，船上的同志看到了他，立刻放下了一根竹竿，想把他拉上去，可是竹竿太短抓不著，而且，他也沒有氣力攀登上去，幾次的試驗都滑脫了手。那時，一江山島的戰鬥還在激烈地進行，灘頭上正迫切等待着他們去支援，在戰鬥中，誰也不能過久地停留啊！“喂，使點勁！”船上的同志也急得躁着腳，他們彎下了身子盡量想讓他拉着，可總是差那麼一點。大家正在焦急的時候，突然，一陣浪花將張義山又拋得老遠。“不要管我！”他掙扎着向船上擺手。然後緊緊地抓住那根竹竿向旁邊划了開去。竹竿，給了他很大的力量；竹竿，鼓舞着他又去和奔騰叫囂的浪濤搏鬥；竹竿，雖然很短，又那麼輕，可是這中間是充滿了多么深厚的兄弟般的感情啊！就這樣他在海上漂著。一會兒在海浪中沉下去，又一會兒在浪濤中冒了起來……。

後來，他只覺得呼吸很困難，兩腿也凍僵了，昏昏沉沉的，已經記不清楚是誰把他救了起來的，等他醒來的時候，他已躺在海軍醫院的病牀上了。

這個故事是多么緊張地吸引着圍在他牀邊的病人。病房里，大家靜靜地听着，沒有一個人作聲，連咳嗽也輕輕的。

一直到張义山把故事講完，大家才松了口气。

“張班長，你真行！”大家瞅着这个在大海中和生命搏斗的年青的班長，都止不住从心坎里发出崇高的敬意。是的，誰也沒想到他能活着回来，但是坚强的生命力终于战胜了迫及眉睫的死亡，他活着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同志們中間来了。

一盞馬燈的故事

天色已經完全暗下來了，海水喧嘩地响鬧着，我从登陸艇上跳下來，巡防大隊的吳參謀已經等我很久了。他兀立在海岸邊，手里提着一盞馬燈，一圈金黃色的光影在他身上搖晃，一直搖晃到地上。

“吳洪同志！”我喊着他的名字。

“您好！”他伸出手來握了握我的手，就領着我向大隊部走去。

大隊部是一排石砌的平房，修筑在一個山坡上。他引我走進一間房間，將馬燈小心地放在桌子上，然後，回過頭來對我說：

“今天晚上大隊長他們出發了，你就在我的房間里休息吧！”

我將行李袋丟在地上，順手端了條板凳緊挨着桌子坐下來，我發現桌上這盞馬燈有些特別：馬燈的柄子彎彎曲曲的，而且長得出奇，仔細一看，中間還鑲了一節；盛油的鐵壳子不知被什麼東西撞壞了，凹下去有好幾個窩；只有玻璃罩

子很完整，擦得非常明亮，一定是重新装配上去的。……

“老吳，這盞馬燈你是從哪里揀來的？”我好奇地問。

“啊！你是問這盞馬燈？”他也向馬燈看了一眼，然後，沉思地，仿佛自言自語地說：

“這盞馬燈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故事？”我驚訝地問。

“是的，”他說着，在桌子旁邊坐了下來，“這盞馬燈曾救了我一條命哩！”

“救了你一條命！”我更驚訝了。

“這件事發生在1952年2月間，那時我在炮艇上當槍炮班長。提起這件事，我不能不想起林開泰同志，……”

就這樣開了個頭，他便說了下去。

“林開泰是我們艇上的炊事員，個子長得很大，平常我們都叫他做林大個。他不單燒飯炒菜是一把好手，在我們中隊是個模範炊事員；而且打起仗來也是個能手——豪邁、勇敢、有高度的階級覺悟，只是年紀大一些，身上又負過好幾次傷。

“說真的，我們大家都喜歡他。他拉得一手很好的手風琴；他還有個特長，能順口編快板。比方，在戰鬥中，他一邊一個勁兒地給我們搬炮彈，一邊就隨口編着：‘一顆炮彈尖又尖，打得敵人飛上天；一顆炮彈長又長，送給敵人當干糧。……’怎樣，編得還不壞吧！